

一代枭雄顾竹轩的最后旅程(1) ◆胡根喜

“擒贼擒王”，治理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时,上海还处在混乱之中,大力整饬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成为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时任副市长的“老上海”潘汉年决定向流氓恶势力头子开刀。他擒贼先擒王,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认罪,不再包庇徒弟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便可得到宽大处理。年过80的黄金荣,此时只求安度晚年,于是欣然接受了潘汉年提出的条件。

这时,陈毅市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被圈定的“上海滩黑社会四大金刚”名单,除了早已被判刑的汉奸张啸林,已亡命香港的杜月笙外,黄金荣则已用实际行动配合公安部门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流氓。至于如何处理他个人的问题,还需慎重。那么,那个青帮“江淮兴武四”派的掌门人、“崇德堂”主、号称华界“江北大亨”的顾竹轩呢?

急于稳定上海社会秩序的陈毅找来潘汉年,向他征求处理意见。对上海滩青帮派系及其活动情况了如指掌的潘汉年报告说:少奇、恩来两位副主席对这个顾竹轩都有过评价,并将如何援救我地下党员,如何帮助新四军,两次抗战中的表现,以及上海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报告,一一地向陈毅叙述了。当然,对于他在“4·12”中的反动行径也据实汇报。“这么说,这个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嘛,是可信的。”陈毅听罢说。“不过,在‘4·12’中,他犯有黄金荣等人一样的罪。”潘汉年极其谨慎地提醒。“我们共产党人看人,看事物,都是用发展的眼光嘛。”陈毅以对历史、对个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说,“从1927年的反共,到1937年的不当汉奸,再到1943年以后开始帮助我们新四军,这就说明他有一个从反革命向支持革命的转变过程嘛。”“是啊,是啊!”潘汉年点头说。

“哦!想起来了,我听说他还有个小子参加了我们新四军。”陈毅拍着脑袋说着,又哈哈大笑出声,“说起来,是个很可爱的娃娃文艺兵,还是我的部下哟!”

1949年新中国诞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上海,如何恢复运转并得到良好治理,从而进入发展轨道?是摆在当时接收者面前的一道严峻题目。且看陈毅等一批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四两拨千斤,收服各路“土豪”的。

“对于顾竹轩,我看还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为好。这样,也好让大家看看,我们共产党人是既讲原则,又通情达理的。当然,也有利于稳定上海的局势。”潘汉年说着,又建议,“我们不妨上门去看望顾先生,这样的话,更显出我们的胸怀。”“对头!就这么办。”陈毅拍了一下桌子,提起笔,在“旧上海黑社会四大金刚”的名册上,将顾竹轩勾去。

连日来,顾竹轩终日心怀忐忑:上海解放了,可共产党对他怎就没有动作?不论怎么说,他总是青帮“江淮兴武四”派衍生出的“崇德堂”的掌门人,不对头哎!那些流氓团伙,比如沪西的“薄刀党”的头头柏鸿喜,闸北的地痞刘老巴子,还有虹口他的徒弟浦宰元等,抓的抓,毙的毙,响声大了去了……

陈毅登门,“大亨”诚服

1949年的7月20日,陈毅市长上他的门了,顾竹轩边整肃仪表,边从窗口向下望去:甬!尽管只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了云南路角上,但却围上了不少过路的行人,还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顾竹轩刚准备下楼,就听楼梯口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拉开门一看:几位身穿土黄军装打扮的人,围着一个壮实的汉子,已然往楼上走来。“哟!陈……陈市长,你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多有得罪!”顾竹轩迎上前去打着招呼。“顾老先生,你好哇!”这时,陈毅却握着顾竹轩的手说,“什么小人人,都是一样的嘛!”陈毅的一句话,说得满堂的人都跟着笑了。

“请,请。”顾竹轩偏过身子,伸手向楼上示意。“恭敬不如从命,顾老先生,请!”陈毅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边往会议室走,顾竹轩的心里边活动开了:看这气氛,听这腔调,应当是个好兆头。“唔,唔,好,好……”陈毅打量了会议室正面

墙壁上的那两幅毛泽东、朱德的大幅画像,不住地点头称赞。坐定后,陈毅指着身边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干部,介绍道:“这位就是副市长潘汉年,老上海哟!”“潘副市长好。”顾竹轩站起来,鞠了一躬。“哎哎,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潘汉年也站起身来,示意着,又说,“老上海嘛,谈不上,只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在上海住过一阵,唔,十多年吧。”“十多年,的的刮刮的,老上海哎。”顾竹轩的情緒放松了许多。“1902年,顾先生就到上海来了,依才是地地道道籍老上海噢!”潘汉年用地道的沪语笑着说。

潘汉年的话一出口,顾竹轩的心里就“咯噔”了下,暗想:乖乖!这个共产党的干部蛮结棍(厉害)的,怎么连我哪年来上海都晓得?“顾先生,听说你的腿脚有点,不知近况如何啊。”陈毅率先问。“哟!一点小毛病,惊动你大市长,真……真不好意思哎!”顾竹轩颇受感动。“你为我们做过不少工作,关心你,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嘛。只是来得晚了些,还望顾先生谅解!”陈毅一脸真诚地说。“为贵党做点事,是应该的,应该的。”顾竹轩恭谦地说着,又一脸尴尬地说,“不过,说来惭愧,当年我顾某也做过对不起贵党同志的事,那是我一时糊涂,请陈市长恕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老先生用支持革命的行动,早就把这笔账给还了嘛。”陈毅大度地挥了挥手,又说,“还有,抗战的时候你非但不走,更没有惧怕日本特务的威胁,不当汉奸,就像金荣先生一样,那就很了不起嘛。上海解放时,你有机会去台湾,可是你还是选择留下来,这说明你相信共产党嘛。”“就拿贵军进城那天来说,宁可睡马路牙子,也不进民房扰民,秋毫无犯,堪称仁义之师啊!”顾竹轩感慨地说,“这一点,比起国民党的兵痞,真是芦苇比天哎!”“因为我们是人

民的军队,当然就爱人民,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亲,你说是不是?”陈毅用平淡的口吻说,“是啊是啊!贵党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不像国民党的那些大小官员,腐败透顶。”顾竹轩感慨地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大有希望啊!”“谢谢你的这番话。不过,这也是一种鞭策。”陈毅点了点头,提高了声音,“顾先生请放心,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政府是不会腐化变质的。至少,有我陈毅在,就绝不允许贪污、腐化的现象存在。如果有了,就坚决打击,毫不留情。不然的话,我们和蒋家王朝还有什么区别?人民又怎么会拥护我们?当然,我们也请包括顾先生在内的民主人士一起监督我们噢。”

陈毅的襟怀坦白之词令顾竹轩心头暖暖的。看着!这就是他所帮助过的,抱有信心的共产党的大首长所具有的大胸怀、大气魄。想到此,他对长子顾乃虞说:“快去把那两样东西拿来!”说罢,他转身对陈毅说:“陈市长,惭愧得很,我还有两样东西要交给你。”陈毅听罢不由一愣。这时,潘汉年歪过身子,在他的耳边悄悄地私语,陈毅听着听着,就露出了笑容。不一会儿,顾乃虞捧着两只大盒子走了进来,放在了会议桌上。顾竹轩将盒子揭开,取出一张与蒋介石的合影和一把“中正剑”,说:“这个嘛,这两件过去是荣耀的东西,不能再留着了,特地交给你!”“哈哈!这真是,斩断情丝别旧朝,换取真心开新轩嘛。”陈毅仰天大笑,又随口说了句诗文,还拿起“中正剑”,打趣地说,“呵呵!怪不得有人称你是上海滩的‘佩剑大亨’,实至名归嘛!”“惭愧,惭愧。”顾竹轩一脸愧色。这时,潘汉年让身后的警卫员将盒子收了。“顾先生,上海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目的在于团结各界人士共商上海建设的大计。我们研究了,想请你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你看……”潘汉年笑容可掬地说。“这……这……”顾竹轩愕然了。“怎么,你有什么意见吗?”潘汉年问。“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哎。”顾竹轩激动地说,“这是人民政府给我顾竹轩天大的面子哎!”

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角落里的向日葵

甜莲子



夏日西湖的夜晚,繁星点点,湖畔凉风习习,碧绿荷叶间田田。夜深了,唯有蛙鸣一片,凸显夜的神秘和寂寥。孩子们都睡了,爹爹则照常独自一人,在后花园赏月乘凉。是夜,小九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生平头一遭没有犹豫,一骨碌起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问爹爹自己的身世。不能再等了。

小九妹蹑手蹑脚进了后花园,穿过游廊,跨过弯月拱门,绕过假山。呀,爹爹好兴致,正坐在桂花树下的藤椅上哼绍兴戏呢。小九妹的心怦怦地跳,大着胆子走到爹跟前,正听他唱道:“问紫娟,妹妹的琴瑟今何在?”爹一抬眼看小九妹,见她神色紧张,夜色掩住了她紧张得发红的脸。爹爹歪着头问小九妹词句出处,小九妹轻声答:“红楼梦宝玉哭灵之问紫娟。”

爹爹笑着颌首,问小九妹会唱吗?小九妹点了点头。红楼梦的书早就被小九妹翻烂了,爹爹抄的越剧唱段也是小九妹耳熟能详的。爹爹说,好,今天就考你这个小紫娟了。你接着唱下一句。

小九妹清一清嗓子唱道:“琴弦已断你休提它。”爹爹摆蒲扇打着节拍唱:“问紫娟,妹妹的花瓣今何在?”小九妹忙接上:“花瓣生在谁葬花。”“问紫娟,妹妹的鹦哥今何在?”这一句爹爹唱得荡气回肠,引得小九妹不由自主捏起兰花指十指纤纤作幽怨状。“那鹦哥,叫着姑娘,学着姑娘,生前的话!”

父女俩都沉浸在宝玉哭灵的悲情里了,齐唱最后两句:“那鹦哥也知情知义,世上的人儿不如他!”

爹爹大赞小九妹记性好,唱得一字不差且声情并茂。小九妹想不到竟能和爹爹一起唱戏,她太开心了!爹爹原来是和蔼可亲的。

小九妹松下绷紧的神经,大着胆子问爹爹:“娘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是不是娘生的?”爹爹悠悠地摇着蒲扇,一脸的诡秘:“你想找你的亲娘吗?”“我的亲娘?”小九妹跳了起来。

“我告诉你,南京路永安公司斜对面有条大弄堂叫尊德里,进去笔直走到底,右手边的门里面就有你的亲娘。呵呵。”

“真的吗?”小九妹睁得圆圆的眼睛在浓浓夜色中闪亮。“爹爹骗你一个小姑娘作甚!”爹爹也斜着眼,嘴角带着戏谑的笑意,对她眨了眨眼。

17.自我检查更重要

此外,晚上睡觉尽量不开灯,尤其是半夜起床如厕,更是不能开白光灯。最新的研究报告说,这是因为身体已经适应黑暗,猛然开灯,褪黑激素会受到惊吓而减少分泌,不只影响继续睡眠,还会惊扰正在进行的细胞修复工作,而且日光灯的影响又比黄光灯更大。

为了养成十点以前上床的习惯,我规定自己九点以后就尽量不要接触电脑、手机,洗漱完毕,保持灯光柔和,慢慢进入睡眠准备状态。我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十点一到就熄灯上床。所以妻子先铃笑我是“典狱长”,每天负责吹熄灯号、催她睡觉。但这样严格执行一段时间后,我的睡眠质量确实改善了很多。

现在,我十点就上床就寝,最迟不会超过十一点,经常睡到自然醒,大约五点半到六点半起床,中午再舒服地睡上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午觉。这样就可以维持一整天精神饱满、头脑清醒。以前我认为睡眠不必定量,有些人只需要五个小时,有些人需要七到九个小时,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人的感觉是很精细的,几个小时确实不是最重要的,你应该问问自己的身体:现在累不累,人还很疲劳吗?起床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是不是要靠咖啡才能提神?

回答完上述问题,你的睡眠是否充足,自己心里肯定是明白的。

五个优质睡眠诀窍:(1)睡前不要安排费时费力的工作。(2)设定一个停止工作的时间,睡前加班,远不如第二天早起再做效率高。(3)记录每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养成健康的睡眠习惯。(4)不要因为失眠而感到压力大,放松最好。(5)睡眠的质量比时间更加重要,让自己处于舒适的状态。

经过六次化疗之后,医疗团队要求我,未来五年仍要密切监控健康状况,每三个月回来抽一次血,半年照一次片子。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以前觉得不重要而轻忽、轻放的身体,现在越来越重视。

崇尚自然疗法的医生提醒我,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虽然重要,但自我检查更重要。而自我检查的健康指标,就是看吃喝拉撒睡是否

正常。吃得香、睡得着、拉撒正常,基本上就不会有大病。确实如此。

好友凌志军罹癌之后,怀着科学精神,做了很多自救的研究,出版了《重生手记》一书,跟读者分享康复心得。他说养生第一步是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跟我的经验是一样的。

看我小时候的照片不难知道,我从小贪吃,不爱吃青菜,经常大鱼大肉,暴饮暴食,饮食极不健康,年轻的时候甚至可以一口气吃下三斤牛排。

学生时代,大伙儿时不时相约去“吃到饱自助餐”,一次得花不少钱,所以为了省钱,前一晚就开始挨饿,忍着。一次可以吃下九块牛肋排,因为吃得撑了,第二天又一整天吃不下东西,从一个穷学生的角度来看很棒,但吓唬餐厅老板都试图说服我们下次别再光顾了。我也曾疯起来,跟朋友比赛吃冰激凌,一连吃了近十球……

年轻的时候只觉得过瘾,一方面用较少的钱吃了这么多东西,很划算;另一方面我还只挑精华的吃,比如炸鸡只吃肉不吃外面裹的面皮,还洋洋得意吃了这么多肉。事实上它完全塞满了我们的肠胃负担,一下子就让这它塞满了,都动不了。经年累月这样糟蹋肠胃,不知道累积了多少垃圾在身体里。

生病之后,我马上改变的就是饮食态度。一开始我是带着忏悔的心,力行“葛森疗法”的全素饮食,荤腥一概不沾,甚至吃到了荤食就想吐。大约下意识记得多年来让肠胃受累了,实在不应该;病后洗心革面,改吃全素食物,所以有了让肠胃休息的意思。

再说,读了杨定一在《真原医》一书中的分析,“人适合吃素还是吃荤?”他的论点并不是反对吃肉,但是从人体构造(牙齿、肠道长度、消化液)来看,其实人类更适合素食。人的肠子很长,更像食草动物,肉吃多了在里面会腐烂,产生毒素、宿便等问题。人和食草动物都是小肠长,适合慢慢吸收不易腐烂的素食,而肉食动物胃短肠短,可快速消化肉类,在肉类腐烂前将其排出体外,避免残渣在肠道中产生毒素。从这点来看,多吃点素,少吃点荤是有道理的。

向死而生



我修的死亡学分 李开复